

■人间味

迎年

□侯修圃

迎年也叫忙年。迎年似乎比守岁更有意思,之所以有意思主要是享受迎年过程中忙碌的快感和憧憬的兴奋,这种感觉也许在童年时代最为明显。

我的童年是在平度老家度过的。对成年人来说,过年是一道风景,就是集中回顾和反思、庆贺和加油的喜庆日子;对孩子来说,过年好像用一种无形的力量牵着你,越近情越迫切。这种感觉大概从一进腊月就开始了。孩提时代总是缠着母亲问什么时候过年呀?母亲被逼无奈也会掰着指数日子(那时没有月份牌),然后告诉你,你就会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大人迎年的内容和孩子的盼年是不同的。大人迎年更多的是准备过年用的物品,比如吃的,喝的,穿的,玩的;还有祭祀用品、扫灰除尘等。而孩子是:盼新年,盼新年,穿新衣,吃早饭,放鞭炮,拜大年。这种心情每个孩子都有。

如果说,过年是一场大戏,那么腊八就是序幕,或者叫“垫戏”。腊八头一天,母亲就把花生米、黄豆、菜豆泡上,泡一宿都胀开了。天刚蒙蒙亮,母亲起床,把小米、大米、糯米、小枣、核桃仁和泡好的各种豆子掺在一起,恰好八样,取个吉利,一起放锅里煮。母亲坐在蒲团上,有节奏地拉着风箱,“咕哒、咕哒”的风箱声十分悦耳,穿透早晨的薄雾和袅袅的炊烟,唤醒了沉睡的村庄。男人们接草拾粪,女人煮饭。母亲煮饭最会掌握火候,大火煮、小火焖,到一定时候就停了火,一股股香气弥漫房间。母亲把我们叫起来,吃饭的时候,一碗碗腊八粥端上炕桌,五彩缤纷的颜色像艺术品,看一看就垂涎三尺,吃起来香甜可口,一下吃个肚儿圆。

腊八过后的第一件事是“袋酒”。小时候,村里不说家家做酒,起码也有七成人家自己做酒,做的是米酒、地瓜酒,极少的富裕人家做点白酒。一般不卖,为了过年待客,或平日自己饮。守候袋酒就是我们小孩的专利,我因守候袋酒学会了喝酒。

置办年货是家家必做的功课。有钱的杀猪宰羊,无钱的杀鸡买肉,除了上供,还要招待客人,自然也要买点猪下货;那时不像现在有大棚蔬菜,各种蔬菜应有尽有。那时只有白菜、萝卜、菠菜、土豆等蔬菜。我家因有姐姐回青岛,常常捎一些干海带、酱油、鱼之类的东西回家,被邻舍羡慕,说他有洋气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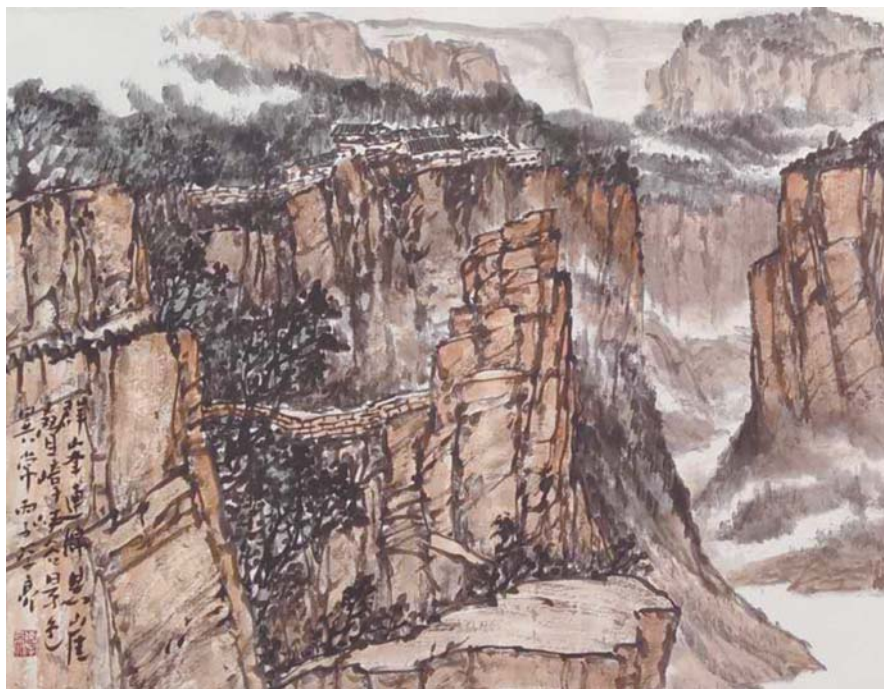
过年总要有动静。鞭炮是不可缺少的,尤其小孩,有时家人买一盘鞭炮舍不得放,把一盘盘小鞭炮拆开一个个放,别人家刚放完,就打着灯笼赶过去捡拾没有响的小鞭,这当然也是童年的一种乐趣。

女人在忙年中是充当主角的,似乎就是大戏中的大青衣,女一号。这台戏能否满堂彩全看大青衣的表演。

其实,过辞灶,也叫过小年,这是第一个小高潮。农俗说:灶王升天见玉皇。这一天要把灶王爷伺候好,以便他上天言好事。一早母亲就先把“灶码”贴上,上供烧香,一天三次,晚上烧纸给灶王爷发盘缠并给灶王爷上供饺子,这叫“上马饺子下马面”,给灶王爷送行,所以叫“辞灶”。

过了辞灶忙年真正进入白热化程度。包括扫灰、蒸馒头、蒸年糕、杀鸡宰羊、收拾下货,烹炸各种上供食品,炒瓜子花生,手巧的人还剪窗花。这一些全靠大青衣表演,当然也不乏男一号帮忙,全家一台戏。

其实,现在过年也不需要那么忙活了,超市里什么都是现成的,买来加工即可;也有的家人到饭店撮一顿,也有人旅游过年。过年方式的多元,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老年人来说,回忆童年时代过年时的趣味,似乎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



《群峰叠崖》
宋雪亮 作

雪中情谊

□李治亭

清晨,我睁开眼睛向窗外一看,新年第一场雪漫天飞舞。眼前景色,不由得使我回忆起战争年代战场上两次大雪纷飞的情景。

1948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决战。12月23日黄昏,突然降下一场鹅毛大雪。茫茫天空,阵地周围、战壕深处都被笼罩住了,沉沉夜幕下的原野仿佛凝固了。我这个战地记者已在几十里长的战壕里和战士们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日日夜夜。这时刺骨的寒风夹着雪花袭来,战士们打着寒颤,蜷缩着身子,抱着枪警惕地卧伏在战壕边,监视着就在几百米外的敌人,任雪水冻在身上。

第二天一早,雪停了,大地粉妆玉砌,战地里热气腾腾,原来是文工团到阵地前沿来开展歌颂好人好事的演出活动。上午10点左右,突然4架敌机飞来,一阵狂轰烂炸,把正在说快板的女团员埋

在土里。战士急了,来不及找铁锹,就用手扑土将她救出来。随即,战士们又回到积满雪的战壕里拿起喇叭筒,向敌人喊话,展开攻势。在这之后仅两个多小时,敌方士兵就跑过来向我方投诚。

中午时分,敌机又来了,这次是来给我们包围的敌人送粮食、药品的,由于地面被雪覆盖了,敌我双方的距离又太近,敌人从飞机上投下的给养品竟落在了我方阵地上,战士们高兴地带着讥笑的口吻大喊:“谢谢运输大队长,欢迎明天再来!”

又一个深夜来临了,枪炮声也已沉寂下来了,在雪的旷野上,一切生命都悄悄进入了梦乡。或远或近的山谷、平原、村落银妆素裹,阵地周围的树上凝结了冰凌,水晶般挂在枝头上,显得分外妖娆,但战士们却无心欣赏这雪后深夜难得一见的美景,他们一心只想着及早消灭眼前的敌人,打过长江去,迎接解放全中国的黎明。

1950年11月19日我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地。时值朝鲜冬季,又正在下大雪,天寒地冻。我是随志愿军26军的前线指挥所入朝的,乘一辆吉普车夜间挺进在冰雪覆盖的山路上,时而行而被雪挡住停下,车上的人下来推汽车。黑洞洞的夜,路险打滑,又不能开灯,前进几公里路很困难。我们乘坐的汽车过黄草岭,美军飞机连续轰炸、扫射,飞机上投出的燃烧弹,照得地面通亮,随时都有被炸到或掉下悬崖的危险。到了驻地,不敢进朝鲜的房子。山沟、树林、大地白雪皑皑,我们就露营在雪地里。在这样“一把炒面一把雪”饥寒交迫的恶劣环境里,广大干部战士毫无怨言,精神焕发。不少日子,战士们一天只能喝上一顿稀饭,渴了吃雪水,为战争胜利而战斗着,被誉为“最可爱的人”。

雪的景色、雪的记忆、雪的情思,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王濛

书写美好

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些喜欢书法的朋友,这几天纷纷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新春惠民送文化”活动。他们去学校、医院、部队、社区、乡村,用手中的笔写下一个个“福”字,一副副对联,一方面表达了对新春的期盼,同时给辛勤的劳动者送去温暖和慰问。

写春联是中国人迎新春的习俗之一,延续了几千年。以前过年几乎家家都要贴春联,贴福字,跟年夜饭一样重要。一般进了腊月,大人们就开始张罗着去“请”对联或者福字,以便大年三十贴在自家门上。那个时候城里的大人都到近郊的集市上

去买,几分钱,顶多一毛多钱就可以买一副。经济条件好的可以到新华书店买印刷品,字体规整耐看,纸张也好,当然价钱也高。也有请人写的,方家一般都出自书香人家,或为“老学究”,打小练就了一手好书法,不过求字者要自备纸张。一张对开的大红纸一毛多钱,能写四个福字,对联也就两幅。连写带送那是很重的人情。

当年在学校里,美术老师是写春联的主力军,这些从专业学校毕业的教书匠,不仅会写福字,抄录一些传统对联,还能进行创作,时不时展示一些内容新颖的春联,很受欢迎。我高中时代教美术的刘老

师,写一手好字。学校里所有的标语,都出自他手。那清新飘逸、苍劲有力的字体,今天想来还十分震撼。他写对联都是自创,从一入冬就开始构思。有时还对爱好写作的同学说,你们也构思构思,大家动脑思路开阔。后来才知道,春联其实也是一种文学形式,它需要美观工整,也需要内容,既要体现人们辞旧迎新的节日气氛,还要抒发美好的愿望,鼓舞人们在幸福的康庄大道上不断前行。“爆竹声声辞旧岁,红梅朵朵迎新春。喜鹊登枝喜盈门,春花烂漫大地春”。这些赋予喜气的新对联,无不散发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关立华

烟火美食见人情

我总是开玩笑地说,美食藏匿在民间,别以为我吃路边摊、小饭馆就不能谈美食,吃小面馆、野馄饨跟吃海鲜并不存在高下之分。爱吃拉面的同事,在青岛一家一家去找,能写出个市内拉面馆秘笈。毕竟,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大餐小食风味佳——烟火美食见人情。

儿子在高中时的QQ签名有一句打动我心,好像是:没有一起吃过夜野馄饨的不能算兄弟。青岛的馄饨怎么叫野馄饨呢?其实就是有名或者无名的馄饨摊四散在这座城市骨架的大小道路旁,地点大多是路边、桥下,大多是夫妻摊档,馄饨摊档算得上是城市夜晚的美食之光,给夜晚的城市多了几分温暖,几份人情之美。食客很少有正襟危坐的,都是几个人坐着马扎子,在路灯之下吹着夜晚的风,每人一碗大馅馄饨,

每个海碗上还套着一层塑料袋,最多就是烤肉啤酒,简陋是简陋了,但一起吃馄饨,一起谈天说笑,相互鼓劲、互相映照的青春友情自有动人之处。

青岛有名的吃物不只是野馄饨,一入秋冬,生食大青萝卜是青岛人的美事之一。我来到青岛以后很多年,才拥有了生啃萝卜的习惯。

青岛人的下午茶,可能是几人围着分食青萝卜,挂了霜的潍县萝卜尤佳。洗净、削皮、切片,嘎嘣嘎嘣的清脆声,辛辣,甜脆,有一种粗犷的野趣。

青萝卜毕竟是小食,说起小面馆,青岛的面馆自是不少,本地的拉面馆有好多家,说起外地的面馆呢,兰州拉面,重庆小面,似乎陕西面馆更多,手擀面里有土豆、萝卜、茄子、西红柿、油菜、木耳等,我喜欢。有一次去

陕西面馆,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一看就是一家人,七十来岁的老大娘霸气地在里面抽烟,还兼着指挥厨房抽空指点儿孙们的人生迷津,我们被大娘的霸气风范震住了,大娘坐在旁边也吃面,吃的是大海碗宽的黑乎乎的面条,上面一层油汪汪辣子,是墨鱼汁面吗?一问方知是做给自己吃的地瓜面条,我好奇地问,可以让我也尝尝吗?大娘豪爽地说,来,拨点儿尝尝吧。又香又辣,超过了我味蕾的承受力。爱面馆,是不是也因为小面馆里温情的气氛让人留恋呢?

记得台东的小吃街有一个老婆婆面店,对联很有意思,小面二两胜过斤斤计较,人生苦短岂能面面俱到。看来,一碗面也有江湖,我相信无数隐匿在民间的美食等着你。香味总在烟火深处,烟火美食见人情。